

谭华军

香港地区书文化事业散记

ABSTRACT After efforts of several decades, book culture, including librarianship,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book trade industry, has had great developments and achievements 3 refs

KEY WORDS Hong Kong Book culture Library. Publishing Bookstore

CLASS NUMBER G2

昔日,在传媒界久有香港是“文化沙漠”之说。实际上,经过几十年来香港人民的辛勤建设,如今,在人文发展和规划方面虽然还存在不少问题,但已经洋溢出的郁郁生机,譬如在书文化方面的成绩就已经足以令人刮目相看了。

位于香港元朗屏山坑尾村的“勤廷书室”,是香港早期重要的书文化遗迹。这座祠堂式层屋始建于1760年,为当地邓氏宗室子弟读书就教之所,现在外表尚好,但内室残破,亟需抢救性修复。清王朝灭亡后,有一部分遗老遗少寓居香港。他们为了“保存国粹”,以抗拒“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便在香港般舍道18号创办了一所“学海书楼”,专门收藏中国古籍经典图书,并作为遗老遗少们的讲学之所,是香港早期的图书馆之一。1962年香港新大会堂落成以后,官方将该处藏书全部迁移了过去。作为香港早期的重要图书馆之一的,还有“香港华商总会图书馆”,它位于香港干诺道中华商总会机关内,原由港界商人士绅集资兴办,收藏图书杂志供人们阅览。

在香港新大会堂建成以前,香港有一处官方藏书楼,即“香港藏书楼”,座落在1864年建成的旧香港大会堂内,为公众捐资、官方补助性质的书文化机构。当时的藏书以英文图书居绝大多数,阅览者也以外国人士为多。

1962年香港新大会堂建成后,该藏书楼也被迁至新址,继续开放阅览。

如今,香港作为一个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公共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据统计,其市政局图书馆有30间,既为市民的书报刊借阅和视听资料检索需求服务,同时也向在港各非牟利机构提供团体整批外借服务。它还定期举办各种专题讲座、兴趣小组、图书展览和参观活动。其中香港大会堂图书馆和九龙中央图书馆设有盲人阅读机。而属于区域市政局管理的沙田中央图书馆,则是读者人数最多的公共图书馆。

位于香港薄扶林道的冯平山图书馆是全港最有名的图书馆。它由著名人士冯平山(1859—1931年)先生捐资建办。冯氏在港大执掌校政期间,目睹人们偏重英文而漠视中国文化的现象,感到极度痛心,乃决计建设一座中文学院,成立之后,他又捐赠了一所图书馆,专门收藏中文图书,并向社会各界人士开放阅览。该馆于1932年正式开放,可惜的是冯氏于此前一年已不幸去世。为此,有关方面特将此馆命名为“冯平山图书馆”,以为纪念。1951年,划归香港大学管理。该馆藏有中文图书30万册左右,期刊近5000种,报纸100余种,也拥有若干珍本、钞本图书,其中属于

善本的图书有 400 余种。共计藏有百万册图书的香港大学图书馆创办于 1911 年香港大学成立之初。现在除总馆和冯平山图书馆以外，还拥有医学、法律、教育、音乐、牙科分馆。它是所有在香港出版的书刊的法定缴送馆。

作为后起之秀的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目前藏书已近百万册，由大学图书馆（总馆）和四个分馆（三所书院图书馆和医学图书馆）组成。除了上述图书馆外，设在英国文化协会内的英国文化协会图书馆藏书也较多。该馆以英国文学和英语教学资料最为丰富，馆内除书报刊外，还有音像资料可供使用。

在图书的收藏之外，香港地区如今已经成为中文版图书对东南亚地区乃至占世界总人口达四分之一的华人聚居区的转口贸易中心和最大的图书消费市场。香港的图书印刷业久已占据亚洲的龙头地位，其出版品素以制作精美、装帧讲究著称。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主持的“香港书展”始办于 1990 年，今年举办第 8 届。“香港书展”的规模多年来越办越大，去年 7 月 24 日至 30 日的第 7 届，除了本地出版社参加以外，还吸引了大陆、台湾、新加坡、美国、丹麦、德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前来，共有 25 万人参观了书展。如今“香港书展”已成为了每年暑假香港学生和市民的重要文化参与活动，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华文书展”，也是同“法兰克福书展”和“新加坡书展”齐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书展之一。大陆从第 2 届“香港书展”开始组团参加，仅去年这一届，就有 21 个省市、自治区的 110 多家出版社参展，送展图书 8300 余种，在现场设立了 72 个展台，合计销售近百万港元的图书。

如今，香港的各式各样书店大约有 200 多家。过去，香港人尤其是学生要买书，常常要成群结队地到广州。近年来他们只要花费不多的钱过罗湖关，就可以买到比香港本埠书店要物美价廉的大陆版图书。一般说来，香港人士喜欢回内地采购的是以下方面的图

书：（1）古典音乐领域的书籍；（2）著名作家的作品；（3）没有港台版的或印刷数量较少的学术作品；（4）除了英文、日语系统以外的外国翻译图书；（5）欧美流行小说，尤以系统译介某一位作家作品者为佳；（6）名牌出版社的出版物；（7）传统碑帖、新版经典古籍，后者尤以用繁体字排版者为上；（8）地图、辞书、工具书等“通用”类图书。据比较，一部在香港要价二三百元的内容差不多的字典，在广州和深圳只需要五六十元就可以搬回了。

当然，香港也有香港的好处。因为港、台、大陆三个不同政治文化区域出版的图书在当地即可以得到比较，既可择善而从，又可选价而沽。但据陈侗先生的考察，香港真正的读书人和藏书家却并不看好“连锁店形式的‘中华’和‘商务’（这类书店一般只买‘大路货’和教科书），而是那些开在二楼的‘独立书店’。在欧洲，独立书店正面临被连锁店挤跨的危机，香港的‘独立书店’却因为自身限制发展和铺租低廉、品种丰富等特点而相对平稳。”^[1]所谓“独立书店”，大约是相对于大型“连锁书店”而言的，因为后者是预设货源、划一门市的，除了甚便市民购买普及性和流通率较高的少儿、生活实用类图书和工具书以外，要想“淘”到具有个性色彩和独立品位的图书，那就很难了。这样，前者的存在就显现出特别的意义和价值。

香港曾经先后存在过两份“读书人”杂志。第一份是 1987 年由冯伟才先生创办，由艺文出版社发行的。这份《读书人》杂志专门刊登图书评介和关于图书的专题座谈、采访记录等，设有“书与我”等专栏，主要发表作家与图书结缘方面的故事。后以财力不继而告停刊，直到 1995 年才复刊。第二份是在 1992 年 3 月创刊的《读书人月刊》，由香港当代艺术中心主办，四川作家、艺术家阿年（杨守年）担任总编辑。这是一份综合性的书文化刊物，设有“文坛广角”、“书人情丝”、“品书记趣”、“文学花雨”、“编暇随笔”、“藏书天地”和“刊上书屋”

等栏目,印制颇为精美,可惜于 1993 年停刊。

在上述两种“读书人”杂志以前,香港还办过一份号称是“香港第一本有份量的读书杂志”的《开卷》月刊。这是由香港开卷出版社于 1978 年 11 月创刊发行的。它以“开卷有益,开卷有利,开卷有趣,开卷有乐”为号召,旨在评介世界书刊情况,反映出版动态,并选载书刊精华,有“作家研究”、“书评、书介”、“书籍艺术”、“开卷论坛”等栏目。于 1980 年 12 月出至第 24 期时停刊。1984 年 7 月,香港三联书店开始印行《读者良友》月刊,其风格同《开卷》大致相同,设立有“书评”、“书人书事”、“图书论坛”、“文学史料”、“世界刊物志”等专栏,后半部有“每月新书”的栏目,每期刊登约 700 种左右的书讯,甚便读者了解港台、大陆三地和海外的新书信息。该刊向来以“爱书人的良友”、“实用的读书指南”号召,从而成为当时“香港唯一的读书杂志”。《开卷》同《读者良友》月刊风格接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其主编均是知名作家、翻译家杜渐。杜渐原名李文键,自号“书痴”,是香港著名的读书人和力倡读书风气的实践家。

香港《大公报》从 1978 年起开设“读书与出版”专版,每周一同读者见面,连续出版至今,是香港历史上最早亮相并且保持时间最长的报纸读书园地。近年来,开辟有“读书报告”、“黄金屋”、“书与人”、“书边草”、“自己的书架”、“新书掇英”、“买书人语”、“中外名著插图选”、“新书简介”等栏目。作者来自大陆和港台等地。香港《文汇报》于 1985 年 12 月 6 日,将原来的“文化之窗”改版为“图书”专版,先后设有“书田拾穗”、“青年书屋”、“爱书人周记”、“新书速递”、“作家与作品”、“书海拾贝”、“书市巡礼”、“书饭斋”、“香港出版业拾英”等栏目。香港《新晚报》在 1981 年开设“书话”专版,出版至 500 余期以后,在 1992 年初改刊为“开卷”,辟有“书林穿梭”、“书人书事”、“书评”、“书讯”、“随想”、“图书圈”等栏目,其中“纸上宝石”栏,为各式藏书票的鉴赏栏目。

此外,香港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浏览的读书园地。如三联书店于 1987 年创刊的对开四版的《爱书人月报》,就刊出了大量书目、书介和书评,还办有“爱书人天地”,作为专门的书评园地。其他一些报刊的读书版(栏),如《香港文学》杂志的“书评”专栏,香港《明报周刊》的“书话”专栏,香港财经报《信报》的“怀书”副刊等,就办得很有些书卷气。

香港资深出版家陈不讳先生曾就香港的书文化建设问题发表看法。他认为:“如果要研究,香港这‘文化沙漠’是怎样过渡到‘非文化沙漠’甚至‘文化绿洲’的,我相信,报纸的图书版是要记上一功的。”他还坚持认为:“报纸如果要提高自己格调,增强文化气息,那么,图书版就是一道桥梁。……在某个范围内,给读者提供图书的出版信息,并且通过有质量的书介、书评文字,提高读者的阅读水平,这样的服务,就是可喜的。”^[2]我们从香港书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路径中,是不难找到地方乃至城市的文化发展战略中,在书文化领域中可供借鉴的东西的。

香港还有不少外籍出版机构,如牛津大学(中国)出版社有限公司(OUP)、读者文摘公司(Reader's Digest)、沃尔特·笛斯尼公司(Walt Disney)、格罗利尔公司(Grolier)、世界图书公司(World Books)、时代/生活公司(Time Life)等,业务相当活跃。因而,香港的英文图书不用说就可以想象得出,是极为丰富的了。当地最有学术水平的英文书店,当推以图书品种多而新为特色的“曙光书店”了。据说该店仅“中世纪”的珍贵旧版书就有几十个品种。香港有一家法文书店虽然不甚著名,但实际上在全港也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了。

在香港,一般的图书如能印至 2000 册就能够收回成本了。香港没有大陆这样的图书批发市场,所以书店与书店之间有着密切的业务往来。淘书者有时往往就看不懂:怎么图书的封底有时会出现多种书价标签?原来,这些图书是书店之间互通有无、调济出售的。

香港的书店往往开展的是多种经营。有的兼营图书出版业务,如位于香港中区皇后道的三联书店,自80年代后期起从大型的图书销售机构,逐渐发展成为以华文图书出版著称的单位,也是内地报刊在港澳和海外的发行总代理商,它同港、澳地区和海外300多个民间、政府和大学的图书馆建立了固定的业务联系,向它们源源不断地供应着所需的大陆报刊。而总部位于香港侨英大厦的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实际上是当地最大的图书发行销售商和编辑出版机构,年销售额达到3.6亿港币,拥有10家零售书店(其图书中心位于铜锣湾怡和街,沙田图书市场位于沙田新城广场八佰伴百货公司4楼)。它以中小学教科书、外语教材、词典、实用性社会科学图书、图录画册等为主要特色,年度出书200种左右,其中包括三分之一左右的英文图书,行销世界各地。天地图书公司走的也是这样类似的经营之路。据估测,香港中文图书的零售额可能在5亿美元上下。

国际标准书号系统的香港代理机构是“书籍注册处”,它的另一个主要职能是根据书籍注册条例代表官方登记在香港印刷出版的书籍。香港的出版业是经过70年代以来的长足发展而建立起自己作为中文图书编辑出版基地和消费市场这样的书业地位的。如今,香港的出版社主要有牛津大学(中国)出版社有限公司、文艺出版社、中流出版社、中国医药出版社、良友之声出版社、南山出版社、香港文教出版社、香港年鉴、明窗出版社、人文科学出版社、勤十缘出版社等等,注册出版机构多达500余家,发行网点有近千个。年前,香港地区成立了一个旨在集中出版界专业人员,推动香港出版业发展,提高香港出版物质量,并为出版业者争取权益和培养新进人才的“香港出版学会”。如今,该学会已有40多位成员,他们分属于20余家出版社。

据报道,如今在香港,作家自办出版社有“递增”之势,“香港作家经营出版社,往往身

兼数职,确实也不容易,但这些作家的出版社毕竟构成了香港出版界不容忽视的一个景观。^[3]而主权完全属于中国,且能够保证参与未来的我国出版事业的是中国-联合出版社(Sino-United Publishing),其业务主要来自商务印书馆。而与之有关的是创办于1948年的香港联合出版公司(Joint Publishing Company),该出版公司年度出版新书数量在100种左右,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版权贸易率较高。

为了我国对香港收回主权的问题,牛津大学(中国)出版社在多年前就开始尝试出版中文图书和有关香港以及亚洲国家文化历史方面的读物,并作为英国本土总部出版物的代理,以适应时势的变化。但近年来,也有若干外国出版商离开了香港。如同为英属的里德·埃尔塞维尔公司(Reed Elsevier)把新的亚洲总部设在新加坡,而美国的时代-华纳公司(Time Warner)、德国的斯普林格出版社(Springer Verlag)也在1996年前后将其商务机构迁移到了新加坡。

然而,香港地区还是吸引着世界出版业者。在外国观察家眼中的“太平洋世纪”香港将继续具有其无可替代的重要时代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香港回归以后,它将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亚洲第二大图书出版中心,同时也大有希望成为我国又一个书文化的重镇。

参考文献

- 1 陈侗 香港书业掠影 中华读书报,1996-08-14
- 2 陈不讳 香港出版业:报纸设立图书版的意义 香港:彩色世界出版公司,1988年
- 3 江迅 香港文坛新景:作家兴办出版社 文汇读书周报,1996-12-07

谭华军 女,198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现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讲师。通讯地址:江苏南京大学,邮编210008。

(来稿时间:1997.4.15, 编者:李万健)